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劉氏傳卷五至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劉氏傳卷五

宋 劉敞 撰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譏何譏爾次于聶北救邢言以為名而已矣非救人之道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名而繼殺之也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傳曰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

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弗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敗之獲莒挐莒挐者莒大夫也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費由是始大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弑二君死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僖公請而葬之則是子命也君子以為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城楚丘者何衛之邑也曷為城之封衛也曷為不曰城衛不與封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然則衛孰滅之狄滅之衛懿公為無道好鶴鶴有乘軒者國人皆怨狄師伐之懿公不能禦戰而死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

曹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之車馬器服馬俄而戴公卒文公立衛人不能國蓋自是封于楚丘然則孰城之我也我專城之與非專城之也桓公使之也桓公使之則曷為不言使之諸侯之憂危禍災者則四鄰救焉道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夏陽者何虢之邑也此虢之邑其言滅何國舉也國舉矣則曷為書夏陽言虢之所以為號者恃夏陽也且君存焉滅國多矣何為獨言乎

虢之恃夏陽見非獨虢之恃夏陽也虞亦恃焉滅下陽二國喪矣此滅虢也其言二國喪何晉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而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請假道於虞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狎之且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謂虞公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

虢虞公將許之宫之竒果諫語曰脣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晋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起師㑹之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巳長矣葢戲之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舒者何附

庸之國也六月雨不雨言不雨此其曰六月雨何一時不雨則書之歷時而言不雨慢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言不雨閔也有志乎民也六月雨云者樂之也憂之故樂之也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莅盟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前定之盟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散也民逃其上也侵淺事也侵蔡

而蔡潰桓公可謂知所侵矣遂伐楚次于陘此伐楚也
曷爲次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古者邦内甸服邦外
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
終王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
名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故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
次于陘義矣夏許男新臣卒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

曰會此卒于師其不曰卒于師何非卒于師曰師在楚許之閒許男復馬古者君即位而爲椑歳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楚之大夫未有以名聞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曷爲進之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諸侯之師次于陘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于是請盟然則何以不稱使權在屈完也大夫以君命出茍可以尊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屈完可謂知畏義矣來盟于師則其曰盟于召陵何來盟于師屈完之志也盟于召陵桓公之事也還

師名陵以成屈完桓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人執陳轅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濵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濵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

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道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黄人伐陳不言及之者何内師也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甚之奈何晉獻公之夫人曰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

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俱鄙唯二姬之子在

絳晉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吴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太子弗從驪姬既讒太子而疏之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驪姬寘諸宫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諸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而急太子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然則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乃縊而死申生可謂輕其死矣語孝則未也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以書譏何譏爾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失正矣參譏之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

子猶世世子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於尊者故不敢盟也此一地也曷爲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爲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爲是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嘉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爲之也然而諸侯

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鄭伯逃歸不盟其言逃歸何去其衆也國君去其衆猶曰匹夫之行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此滅也何以不言滅虞之滅于晉久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緼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申侯之累上奈何首止之會鄭伯逃歸齊桓公率諸侯以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心苟不兢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于是殺申侯以説于齊然則申侯之罪奈何申侯之爲人臣也專利而不厭興事以自

爲功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毋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鄭伯乞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盟者齊信也酌之有不齊焉如勿酌而已矣信之有不義焉如勿信而已矣夏狄

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誰謂謂成風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然則何言乎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于是成之爲夫人也成之爲夫人則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以妾爲嫡也譏以妾爲嫡則何以不稱風氏言自是魯以妾爲嫡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傳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三公也天子之宰通乎天下宋其稱子何未逾年之君也然則其稱子何君薨嗣子諒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正也不能三年者其以凶禮行則言子其以嘉禮行則言爵以嘉禮行者非也以凶禮行者亦非也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此一地也曷爲再

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桓公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以告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諭乎桓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曰殺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諸侯必踰年然後稱君必三年然後成

君諸侯曷爲必踰年然後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意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意則三年不忍當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温温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晉獻公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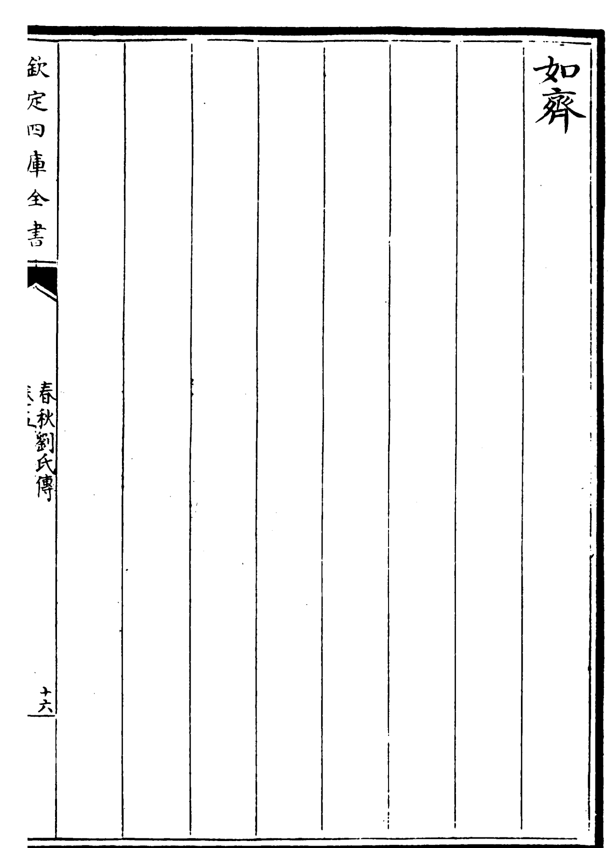
使荀息傅之公疾病召荀息而問之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之智則未荀息之義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荀息可謂不食其

言矣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弒二君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奚齊卓子不成其弒之名也曷爲不君奚齊卓子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逐重耳夷吾以立奚齊晉國遂大亂諸侯皆怨是雖爲君國人不君也國人不君則其曰里克殺其君卓子何是里克之君也里克之君奈何驪姬將殺申生而難里克謂優施曰如之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

優施起舞且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巳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菀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告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㔻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夫人立奚齊矣㔻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㔻

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蹠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蹠乃可間也令曰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往言不可及矣且人中心唯無忌何可敗也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放乎殺申生而立奚齊者是乃里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矣然後殺奚齊卓子而反國乎重耳故曰殺其君也重耳者申生之弟也賢而有謀國人願立焉將迎之狄惠聞之自秦先入於是殺里克也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殺之秋

七月冬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丕鄭父里克之與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



如齋

春秋劉氏傳卷五

春秋劉氏傳卷六

宋 劉敞 撰

僖公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者何杞之邑也曷為城之封杞也曷為不曰城杞不與封杞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然則杞孰

亡之葢淮夷㣯之自是封于緣陵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桓德衰矣師徒不完器用不具城楚丘也衛人忘亡然則非惡諸侯也惡長諸侯者也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者何吾女也曷為使乎鄫子來朝内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為不曰山有號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曷為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為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

侯守之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何吾大夫也夷氏也伯字也曷為字臣既死君不忍呼其名子既死父不忍呼其名何以書記異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

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畢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師雖不敗績而君敗績則書以敗績師雖敗績而君獲則不書敗績重君也君之重重於師師之重重於大夫傳曰晉惠公自秦入于晉背秦之好晉饑乞糴于秦秦輸之秦

饑乞糴于晉晉閉之故穆公伐晉晉侯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對曰昔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寡人憂之今既定列矣敢不承命晉大夫皆懼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記見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君子之於言無

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告焉爾宋襄公問於周内史叔興父曰是何祥也吉凶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兹

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者何國也夏滅項孰滅之公滅之曷爲不言公滅之内大惡諱也内大惡則曷爲或諱或不諱或以爲諱或不以爲諱曷爲或以爲諱或不以爲諱或以爲恥或不以爲恥諱者非諱其實也諱其義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傳曰爲滅項故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參譏之九月公至自會冬十

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傳曰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公子昭非正也納公子昭之爲非正奈何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

衛姬生無虧小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六人者莫之適立桓公死六人者皆欲爲後國人立無虧昭出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伐齊納焉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貴鈞以年年鈞以德納公子昭非正也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傳曰桓公卒五公子爭立豎刁易牙亂乎內十有一月

而後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不言人此其言人何人狄所以狄邢也狄邢則何以人狄言邢之與狄猶一體也邢之與狄猶一體奈何邢親狄而殘衛以放滅國邢無親矣以是爲一體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嬰齊何以名執而名者不反之辭也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者何曹之南也曹人在焉其曰曹南何君不出而大夫行故曰曹南也鄫子會盟于邾其言會盟何會盟

者約盟而往會也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用之者何或曰盖叩其鼻以血社也或曰殺之也春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鄫子何以不名略之也曷爲略之言鄫子之所以放乎死者自取之也其自取之奈何盖私乎季姬者也季姬許嫁邾鄫子請焉故曰愛人不愛反其仁敬人不敬反其禮爲人君不可不慎也反求諸己而已矣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言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

魚爛而亡也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冦將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新作者何更舊也南門者何法門也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公室也其謂南門何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夏郚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宫災西宫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宫有西宫則有東宫矣魯子曰以有西宫亦

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楚何以稱子以其先諸侯不可不曰楚子也其先諸侯何也諸侯莫能宗中國推楚子使當中國賤之也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諸侯皆在是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于諸侯者何猶

曰非獨楚人詐也諸侯與有恥焉非獨諸侯賤也宋公與有罪焉宋襄公合諸侯以求伯以力爲之納齊孝公執滕子嬰齊圍曹之君會楚成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必亡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襄公不聽襄公之求伯也至于辱而已矣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使宜申者楚子也其稱人何恥曷爲恥爲執宋公恥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以乘車

之會自吾爲之自我隳之不可終以乗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何爲不入然後迎襄公歸此

蓋捷乎宋也曷爲不曰宋捷不與捷乎宋也曷爲不與捷乎宋捷者軍獲也中國於四夷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非四夷無所捷非天子雖捷不獻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何以不言師敗績戰而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師敗績不言及之者恥

也邾人報須句公禦之小邾師而不設備臧文仲諫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亦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公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有司復曰彼衆我寡請迨其未畢濟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戹人吾雖喪國之餘
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
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
然後鼓之宋師大敗宋公之愛人也則無以異于殺之
爾其信人也則亦無以異于殺之爾故曰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宋襄公有二

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玆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其稱子何也貶曷為貶以其用夷禮貶然則孰貶之天子貶之何用知其天子貶之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春秋之進賢也不記實其退不肖也不亂名然則杞之名何也公也杞何以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杞夏之後也宋殷之後也王者必將二王之後行其正朔報其禮樂以賔于天

子尊賢之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其曰出居于鄭何王自出也王自出奔何襄王之為世子也母弟曰帶有寵于惠后惠后愛之惠王許立焉齊桓公是以會諸侯于首止惠王崩帶不得立作亂而出奔十年王召而復之則又以狄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於是出居于鄭以是爲非一天下之道也此其為非一天下

之道柰何曰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政而納其貢稅象不得有爲於其國源源而來富貴之爾親愛之爾此道之謂也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燬何以名賤之也曷爲賤之誘滅也其誘滅柰何衛侯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未可望也我請使昆弟仕之乃仕於邢衛師至邢邢大夫巡城二禮掖之以赴于外而殺之遂滅其國故君子疾其誘滅也使人之臣反其君猶

臣人而反其君者也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何内女也蕩氏之母也婦者緣姑言之辭也婦人不專行姑無爲婦逆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曷爲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言遂圍陳所以納頓子也然則曷爲不言以師親之者也葬衞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追之者何逐之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還辭也爲畏而弗敢及使若不及然齊師者齊人也其稱師何爲公之弗敢及張之也然則何言爾譏畏也譏畏柰何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聞以百里爲政乎天下者矣未聞以千乘畏人者也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乞者何畢辭也曷爲以外内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䕫以䕫子歸䕫子何以不名著力不足也其爲力不足奈何楚人謂䕫曰何以不祀祝融與鬻熊䕫子對曰吾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䕫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人疾其言伐䕫滅之以䕫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冬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

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蠻夷也而亟病中國人楚子亦所以人諸侯也曷爲人諸侯諸侯莫能宗中國推楚子使伯中國所惡乎宋者以善於晉侯重耳者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此圍宋也曷爲地以宋會所以平宋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曷爲再言晉侯侵

一事也伐一事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其言不卒戍刺之何譏何譏爾刺之爲不卒戍也公子買戍衛則曷爲不卒戍辟晉也然則曷爲戍衛衛不禮於晉絶晉而與楚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之猶曰以道殺之也以道殺之則其曰刺之何刺者與衆殺之者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稱侯以執何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

爲伯討奈何曹共公爲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服赤芾者三百也其言畀宋人何與宋人也晉侯執曹伯則曷爲與宋人爲譎也其爲譎奈何晉侯之爲公子也有德於宋楚人圍宋殆矣宋請救于晉勿救則怨在宋救之則怨在楚先軫曰然則我執曹伯而畀宋人且分其田楚人愛曹必釋宋而從我我與之戰而後圖之於是執曹伯以畀宋楚人怒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

也猶曰晉侯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楚人者楚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是大夫得臣之師也何惡乎大夫得臣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得晉國是天建之也而又有明德天不可廢德不可敵令之還師得臣不可楚子怒少與之師得臣從晉侯晉侯退三舍而止楚衆欲還得臣又不可戰于城濮楚師大敗楚於是殺得臣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

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自奔其師之道也衛侯出奔楚失國而名者别二君也衛有君矣衛侯何以不名賢衛子也賢衛子則何以不名言叔武之不有其國也叔武者曷爲者也衛侯之弟也攝君之事而不處其位載君之德而不私其名上治之天子下治之諸侯以求反衛侯于國是以稱之衛子也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如會赴會也公朝于

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是非京師也則天子曷爲在是天子來是也曷爲不言天子來是天子以天下爲家來是雖微猶可言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爲貶殺叔武也衛侯曷爲殺叔武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内也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天王狩于河陽非狩也何
言乎非狩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蓋託於狩以至河陽也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之謂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衛侯
殺叔武何以不得為伯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
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
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然後治之晚矣曷為或言歸于或
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其為不正

奈何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右者蓋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絶也已絶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爲之主也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曹伯襄何以名貶曷爲貶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非所以歸者何紿也其紿奈何曹伯執乎晉而未反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

以曹爲解晉侯恐自是反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附庸之君也何以名貶曷爲貶用夷禮也其言來何來朝也公在外則何以言來接焉爾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是稱人皆微者與非微者也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之盟也則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内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于天子

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其餘從同同秋大雨雹何以書記災也冬介葛盧來此得見乎公矣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其不成朝奈何蓋以夏變乎夷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何言乎及公子瑕以罪及之也公子瑕元咺之厚也衛侯鄭歸于衛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爲貶其始復也殺叔武矣其又復也殺元咺及公子瑕是暴戾而無親也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

奈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酖之不死臧文仲言于僖公曰臣聞之班相恤也乃能有親夫晉人酖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君盍請衛侯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不亦可乎公説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㲄自是免衛侯此復歸也何以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爲不與復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三王之政也晉人秦人圍鄭介

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宜權也此其爲權奈何晉文公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曰後至者勿頒公子遂聘于周自周遂之晉爲諸侯先魯於是取濟西田復周公之守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孰取之吾故也取邑必繫國取邑不繫國非也取附庸也取田必繫國取田不繫國吾故也非外取之也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乃免牲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郊用正月上辛郊用正月上辛則曷爲卜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王者必以其正月郊則曷爲三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

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曷爲或言牲或言牛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夏后氏玄牡商人白牡周人騂牡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

則曷祭祭星辰山川曷為祭星辰山川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其守為諸侯猶三望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郊而望祭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婦何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何以不地地于狄也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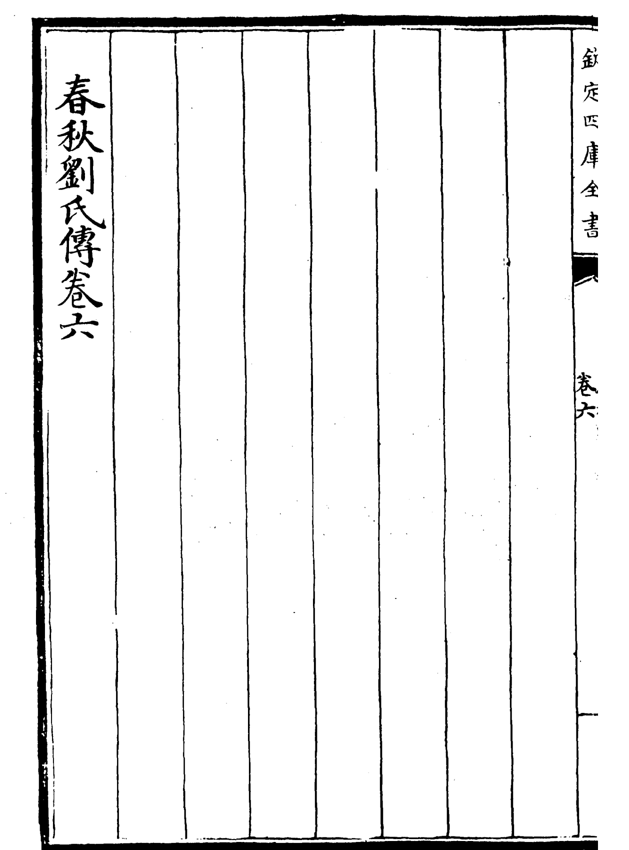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何言乎晉人及姜戎别晉人于姜戎也曷為别晉人于姜戎襄公親之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殯孤無外事襄公墨衰而即戎蓋自是晉始墨此秦人也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前此者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出見秦伯請平秦伯許之及與鄭盟引師而去之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及鄭伯捷未葬晉侯重耳卒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怒使謂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子揖師而行弦高者鄭商也遇之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鄭人逐三大夫者而修守備孟明曰鄭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遂入滑而還滑者晉之與國也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興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秦之所以

爲狄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而弃其師者也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者何燕寢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薨于小寢非正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劉氏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七十三 經部

春秋劉氏傳卷七

宋 劉敞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即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錫命則曷為或書或不書常事不書有非常然後書晉侯伐

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為此戰也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古者蓋葬而虞期而練喪事即遠天下之達禮也過之者猶不及也三月乙巳

及晉處父盟孰及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不與大夫得敵公也何以不地地於晉也地於晉何以不曰公如晉恥也此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未能以其氏通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者何祫也祫則曷為謂之大事諸侯之

大事也庶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祫諸侯祫而不禘春祠夏礿秋嘗冬烝曰享毁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曰祫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曰禘故不王不禘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言於朝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諸大夫莫禁於是躋僖公此非祖禰也其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冬晉人宋

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絶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或曰為其嘗執重以守也或曰為其嘗臨諸侯之盟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何言乎伐楚以救江譏何譏爾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所以為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孰逆之内之微者逆

之逆夫人大禮也公親之使大夫非正也微者甚矣何以不稱夫人言是非逆夫人之禮也往不敵入不致何夫人之禮之有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以不言姜氏貶曷為貶喪娶也喪娶者公也曷為貶夫人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貶何父母與有罪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夫人風氏者何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是非天之法者何是始以妾爲嫡也此歸也何以不言來有歸而來有歸而不來歸含且賵非正也歸而不來亦非正也交譏之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鄗上會葬猶歸含也成之爲夫人矣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陽處父之累上柰何晉侯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聘于衛還至言於君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能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能者今趙盾賢射姑能其不可乎襄公以其言改蒐于董易中軍謂射姑曰始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射姑使人殺之處父之所以死者君漏言也然則處父

之罪何處父之爲人臣也華而不實好剛而犯上興事以自爲名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諸侯歲受朔于天子退而藏之祖廟朔告月于祖廟退而班之百官正也閏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爲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非正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傳

曰宋成公卒昭公即位欲盡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是無所庇本根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弗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宫盖僅然後勝爾戊子晉人及秦戰于令狐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人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晉先蔑奔秦何以不言出自師出也其自師出奈何晉襄公卒靈公幼將立

君趙盾曰公子雍可好善而長使先蔑召諸秦秦伯許之以師納之未至襄夫人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安寘此出朝則抱以之趙氏趙盾及諸大夫畏國人之偪已也皆相約黙而君之爾然後起師以逆公子雍先蔑與往遇于令狐戰焉先蔑知其反已也不可以復入自是走之秦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或曰盖欲治宋而後不能也或曰趙盾載君之位以臨諸侯惡之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曷爲再言公子遂與之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此出奔也何以不言出受命矣自外出也大夫受命而出君言不宿於家臣子大受命則何以不

言其至近也曷為或言而復或言乃復乃難乎而也傳曰公孫敖如莒莒女有歸于魯者敖取之既而反之期年而從之𧃅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言不能其官也不能其官者何君弱政亂强臣擅命然則何以不名非國討也非國討則孰討之華孫殺之華孫逐之華孫殺之華孫逐之則其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曰是卿也不能其官者非他人之罪也其斯之謂與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非王命也曷爲非王命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之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

金非禮也此非王命則曷爲謂之王者無求古者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固王者之道也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稱人以殺大夫者殺有罪也先都之罪何亂也其亂奈何先都士縠者皆晉之强家也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蓋殺其大夫先克也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爲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

不可以致此其爲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箕鄭父士穀之厚也凡及之志皆譏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冬楚子使椒來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爲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爲之者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其言僖公成風何母以

子貴母以子貴則何以不稱夫人不與得稱夫人也曷為不與得稱夫人為父後者為妾母無服以尊者為一體不得遂也不與得稱夫人則何以始於此臣不貶君卑不奪尊尊緣諸侯之義以正我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其為師之道於此焉以夷狄為之也楚殺其大夫宜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宜申之累上奈何城濮之戰宜申將左師敗將死楚子使

止之以爲商公俄而則沿漢泝江入郢楚子問之對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楚子使爲工尹而殺之然則宜申之罪奈何宜申之爲人臣也出則亡其衆處則亂其命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盟也曷爲不與公盟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猶曰公子也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何以不言及競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敵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

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用騂剛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廪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前此者鄭衛背晉而與楚公之往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其還也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一舉而三國附固諸侯之義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此納也其言弗克納何弗者遷辭也非力不能克義不可納也此其爲義不可納奈何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力沛若有餘邾人言曰接菑

晉出也玃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玃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玃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義實不爾也引師而去之此晉郤缺之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此邾捷菑也曷爲不繫乎邾貶曷爲貶邾非捷菑之所可號納非捷菑之所可名納非捷菑之所可名則其曰納捷菑于邾何於納也然後知其弗克納君子與焉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大夫出奔曷爲

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曷爲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出其宗廟爵禄猶列于朝出入猶詔于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禄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逾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然則奚齊何以不成弑君者或弑而伐之或弑而取之惡莫甚焉宋子哀來奔子哀者何宋大夫也其稱字何賢也自外至者

賢之不名自內至者賢之不書何賢乎子哀以謂知義也其知義柰何蓋兆乎宋之將亂而去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曷爲執之公子商人弑其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爲是執之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爲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也此一事也曷爲再言齊人嫌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其稱司馬何官舉之也曷爲官舉之是殺其大夫司馬者也何以不稱使蓋專行也以是爲無君矣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歸而不來也何以知其歸脅我而歸之也脅我而歸之柰何公孫敖卒于齊其子請以葬弗許齊人爲之謀焉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孟氏從之於是取以歸葬視公子慶父然則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

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或曰爲其貴也或曰爲其賢也單伯之賢奈何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以爲有恥也晉郤缺帥師師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非一事也曷爲非一事既伐而去矣又入焉者也然則何言爾疾之也曷爲疾之爲諼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

其不足序奈何欲治齊而後不能也欲治齊而後不能
執惡惡晉也惡晉則其言諸侯何晉固爲諸侯長矣非
諸侯之罪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十有二月齊人
來歸子叔姬其言來歸何出也鄭伯姬來歸則何以不
稱人稱人以歸者歸無罪者也不稱人以歸者歸有罪

者也國君出夫人使大夫致之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敢不敬須以俟命故稱人以歸者賔之事也不稱人以歸者主人之禮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入其郛故稱入焉來入其國故稱伐焉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弗者遷辭也非弗其盟也弗肯與盟也齊

侯曷為弗肯與季孫行父盟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其義固弗可與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此弗肯也其謂之弗及何所恥也爲賤而弗肯及使若弗及然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譏毀

也曷為譏毀有虵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為祥毀泉臺非明民之道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名氏不通者稱人賤者稱盜貴賤之序也其義一施之君子無加損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齊侯伐我西鄙六

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秋公至自穀曷為不言至自會離不言會會者事之成也冬公子遂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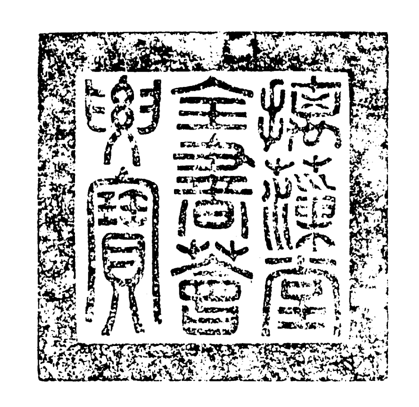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傳曰齊侯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刖邴歜之父納閻職之妻而使歜為僕使職參乘二人者相與謀弑之而走六月癸

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言上客者也其曰公子遂叔孫得臣何是非常使也是非常使者何公子遂將立宣公謂叔彭生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彭生對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自是聘于齊齊侯許之立宣公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歸者何大歸也夫人姜氏曷為歸于齊子赤弒也子赤夫人之子也宣公敬嬴之子也敬嬴私事公子遂公子遂

弑子赤而以君命召叔彭生彭生將入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公子遂殺彭生夫人姜氏自是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叔彭生死君命何以不書貶曷為貶人臣無將將而誅焉公子遂之將也彭生知之矣昉乎殺子赤而立宣公者叔彭生為之也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何其稱國以弑者衆弑

君之辭也

春秋劉氏傳卷七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劉氏傳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劉氏傳卷八

宋 劉敞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喪娶也喪娶者公也曷為貶夫人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

有貶何父母與有罪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宥之以遠者也其言于衛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曷為或稱國以放其大夫或稱人以放其大夫稱人以放其大夫者放有罪也稱國以放其大夫者放無罪也胥甲父之無罪奈何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復戰臾駢者晉君之將也謀曰使者目動而言肆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父曰不可死傷未收而弃

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於是止晉人患其不得志于秦討胥甲父而放之曰毋若胥甲父之不用命也君子蓋譏之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非齊取之也齊人取濟西田則何言乎非齊取之我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賂齊爾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會晉趙

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者

何國也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

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此獲也其言師

敗績何師重于大夫也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衞人陳

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傳曰親弒君

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其曰趙盾弒其君何加之

弒也曷為加之弒不討賊也然則趙穿曷為弒其君晉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弃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

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吾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

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曰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者趙盾之族子弟也縁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立成公黒臀太史董狐書趙盾弑公以示於朝告於諸侯趙盾曰天乎無辜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董狐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不討賊則志同志同非子弑君則誰哉趙盾曰嗚呼我之懐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討賊則免冬

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其言之何緩也其緩奈何傷自牛作也牛死則曷為

遂不郊養牲養二卜帝牲牛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

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

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

所以配也葬匡王楚子伐陸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疆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曰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

宋公子歸生將見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弗與也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亦怒將殺之公子宋與公子歸生謀先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公子宋反譖歸生歸生從之卒相與弒靈公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

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譏何譏爾子叔姬來可也高固來不可也子叔姬來何以可高固來何以不可嫁女者父母在則歸寧大夫非君命不越疆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專行之辭也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大夫卒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柰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此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

貶也弑君者不卒此何以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以干羽舞以籥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難者何喪事卜日日而行事禮也雨

不克葬事之制也中日而克葬制之可者也日下昃乃
克葬制之不可者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
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附庸之國也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何以地在外也何以不言
卒于會會及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人
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大

夫者罪累上也洩冶之累上柰何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乎夏徵舒之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已乎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怒請殺之公弗禁於是相與殺洩冶然則洩冶猶可以為罪乎曰薄乎云爾安得無罪君子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是以亂邦不居洩冶之謂從矣昉乎殺其身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其言我何

有齊濟者有魯濟者歸我濟西田魯濟者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衞崔氏者何崔杼也崔杼則其言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傳曰崔杼有寵於惠公高氏國氏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弒其君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

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公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公孫寧儀行父懼走而訴之楚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王季子也何言乎王季子譏何譏爾古者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王者不以愛害公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曷為或言饑或言

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
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其言會狄何狄
無君無大夫晉侯狄云則不辭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
舒其稱人以殺何討賊之辭也此楚人也其以討賊言
之何與之也曷為與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為無道臣弑君子弑父者義能討之則討之可也丁
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孫寧儀行父者

何陳大夫之與君淫者也與君淫者則惡矣其言納何
徵二子則楚兵不出君弒賊不討陳國必亡所以殺夏
徵舒而定君存國焉者由有二子也然則曷為不繫之
陳不與繫於陳也予之納則曷為不與繫於陳曰楚人
納之陳人受之是也二子利而居之非也君由已弒而
我以臨國人何以治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
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

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傳曰楚莊
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
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
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左執
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
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
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
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

至乎此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反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王師淹病矣晉大國也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

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同盟也其稱人何晉先縠宋華椒衞孔達曹大夫也晉先縠宋華椒衞孔達曹大夫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同盟者人君之禮也非人臣之禮也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先縠之累上奈何邲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不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可也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則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入陳而克鄭民不疲勞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是不可敵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此時之謂也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其屬先濟大敗晉師此殺有罪

其以累上言之何惡晉侯也曷為惡晉侯古之用兵者大提不賞上下皆不伐善大敗不誅上下皆自以不善在己晉師還荀林父請死君曰不可固若義也已而恥不得志殺先縠則是疾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孔達之累上柰何清丘之盟陳人叛中國而與楚宋師伐陳孔達曰吾先君有約言矣救之晉人問師故衛侯懼殺孔達以説于晉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然後室其子使復其位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此圍宋也曷為地以宋會所以平宋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稱國此其稱人何平者在下也楚子圍宋則曷為平平者在下楚子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於是許宋平此宋華元楚子反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

名平者義也不與大夫專平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嬰兒何以名絕曷為絕去位而虜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王子札子也王子札子則其稱王札子何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何假王命而殺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假其臣之命則不君臣不臣君不君天下所以亂也春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召伯毛伯之所以放乎死者自

取之也其自取之奈何召氏毛氏爲王卿士而爭政周室以亂王子札子假王命殺之非上下之正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冬蝝生蝝者何螽之始生也螽之始生亦螽也已其謂之蝝何蝝者其

未能為螽者也蝝生何以書記災也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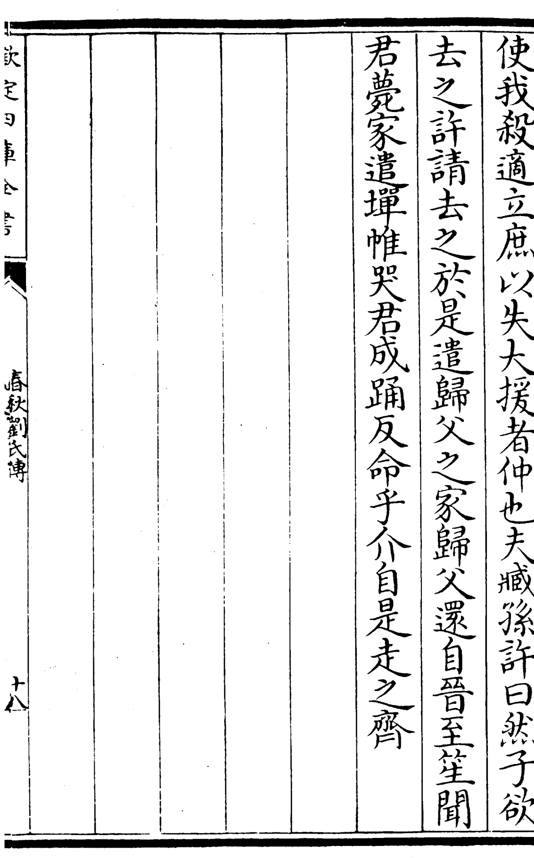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災成周者何天子之東都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秋郯伯姬來歸其言來歸何弃也不言其人何受之也冬大有年大有年者何大豐年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叔肸宣公之母弟也其稱叔肸何賢也其賢奈何以為知義也宣公弒子赤而立叔肸病之欲仕則不可欲去則兄弟也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

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之者何賊之也自外而至也春秋諸侯不以其道死名鄫何以不名畧之也曷為畧之言鄫子之所以放乎死者自取之也其自取之奈何無聞焉爾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莒不書葬吳楚不書葬莒不書葬其號夷也吳楚不書葬其號嫵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宣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使歸父謀於晉未反而宣公薨季孫行父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曰然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還自晉至笙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春秋劉氏傳卷八